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八王設計斬仁美

太宗看罷口詞怒曰：「老賊如此欺罔，罪該擬死。但看潘妃情分，姑免一死。」遂追還仁美等官，各杖一百，俱貶於雷州。封贈令公為衛國公，七郎為殿前指揮使、醴泉侯。呼延贊不合擅離軍伍，降三級。楊景不合私離軍伍，充徒鄭州一年，陳林、柴敢不合領眾落草，各杖八十，徒二年。斷畢，文武皆散。六郎出於午門外放聲大哭，謂八大王曰：「臣父子見屈如此，何用命為！」遂欲撞死於午門。八王急止之，邀入府中坐定。忽報潘娘娘到。八王令六郎入後堂，親出府接入。茶畢，潘妃曰：「老父年邁，路途磨滅，難保殘喘。今日特來相告，望殿下垂念，安置於京。」八王曰：「娘娘請回，即入進奏聖上。」潘妃辭去，八王乃與六郎言如此如此，此冤即雪。六郎領計去了。

八王入奏帝曰：「臣夜夢景不祥，必主有橫禍。乞陛下放獨角赦與臣領去，吼防後患。」太宗即書赦賜之。八王謝恩而退。忽近臣奏曰：「楊景將潘仁美三人殺了，今提頭在午門外伺候。」太宗聽得大怒，停頓拿六郎押赴法曹梟首示眾。八王曰：「陛下適行獨角赦，赦除景之罪惡。」太宗曰：「斬仁美等，卻原來八大王之計策也。」太宗遂宣六部入殿，言曰：「念卿保駕功大，此罪悉行赦除。」六郎謝恩畢，竟往鄭州去訖。

時太宗未立儲君，馮拯上疏，乞立皇儲。太宗怒貶之於嶺南。於後，廷臣無有敢進奏者。七王見不立己，乃與王欽議曰：「帝年已邁，齊王等又謝塵矣。日前馮拯諫立東宮，遂遭貶竄，莫非為立長之故？欲與天下傳八王耶？」欽曰：「畢竟是這意思。不然，何以不立殿下？聖上以遺言為重，若不早圖，後悔何及。」七王曰：「汝有何謀，可以得立？」欽曰：「以臣計之，若不謀死八王，皇位決不可得。」七王曰：「此謀不可。八王帝甚寵愛，其謀不密，禍反及身。」欽曰：「臣有一計甚密。」七王曰：「汝試陳於我聽。」欽曰：「殿下可命人往街坊上尋一個極巧銀匠，打造鴛鴦壺一支。一邊盛藥酒，一邊放好酒。乘此春日，去請八王來賞花。即將其過來斟上一杯藥酒於八殿下前，又斟一杯好酒於我殿下前，一齊與杯飲之。八王飲了藥酒，立地即死，雖跟從之人，只說中風，那曉是藥死！」七王曰：「此計甚妙。」遂遣人往街坊上尋好銀匠。尋至城西，有一胡銀匠極其精巧，及喚入府中打造其壺。既打畢，獻上七王。七王看罷，謂王欽曰：「何日去請八王？」王欽曰：「先將銀匠結果，以滅其跡。」七王允之。王欽命人將好酒灌醉胡銀匠，令左右埋於後花園中畢命。王欽謂七王曰：「殿下可遣人持書請八王，明日後園中賞花。」七王遂遣內豎齎書，逕往南府八王前呈遞。八王拆開看云：

門外春光無限好，明媚花共柳。值此官裡有餘閒，不樂虛過了。敬邀哥王明日一教契闊情，共把金樽倒。

尚冀春風一惠臨，宇第生榮耀。

八王看畢，著內使回話，明日准來。內使歸見七王道：「八殿下允諾。」次日，八王車駕報到，七王親出府門迎接進府。坐定，茶罷，七王邀人後苑花亭之上坐下。只見花開如錦，春光堪稱。有詩為證：

陽和克塞海天涯，無處江山不物華。

綠僵午鳳生麥浪，緋紅曉日絢桃霞。

燕拋玉剪裁春色，鶯擲金梭織柳斜。

滿眼韶光偏得趣，抽黃對白競爭奪。

七王曰：「弟與哥王雖是兄弟，然情甚疏曠，此心歉歉。故當此春光明媚，特請一會，少盡衷曲。《詩》有云：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。小弟今日此與，亦欲效古人之所為也。」八王曰：「這幾日賤軀頗欠調和，酒卻難飲，少敘片時可也。苟非兄弟之情，愚兄必卻而不來矣。」七王曰：「哥王身體不快，正要痛飲方才舒暢。」遂令侍從先酌一杯藥酒於八王面前。八王病來甚愈，一聞藥酒之氣，慌忙將袖掩鼻。忽一陣狂風吹倒金杯，其藥傾潑於地，紅光迸起。左右皆驚懼戰悚，八王即辭別回府。七王見謀未遂，又恐八王知覺，甚是懊悔。王欽曰：「殿下休憂，諒八殿下不知情由。必不見咎。以後再圖未為不可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太宗忽一日得疾，危篤之甚。寇準、八王等人內問安。太宗見群臣至，謂之曰：「先帝遵太后立長之言，傳位與朕。不期朕忽疾作，恐難總理政事。今齊王等已殞，惟八王差長。朕乃遵太后之教，將位傳與八王。」八王奏曰：「皇太子青春已富，人心歸順。滿朝誰生異論？願陛下保重龍體，萬萬千秋，他日縱欲歸政，亦當與太子也。倘陛下欲效先帝，將位與臣，臣必披髮入山林矣。」太宗曰：「卿不受，將奈之何？」思忖良久，乃問寇準曰：「八王堅意不受，卿言朕諸子孰可以居天位？」寇準對曰：「擇君以主天下，不可以婦女謀，不可以中官近臣謀，惟陛下以行與事，見其可以愈報萬姓者，以位傳之，庶乎可矣。」太宗又宣趙普獨近臥榻之前，屏左右問曰：「朕欲傳位八王，八王不受。卿言何如？」趙普曰：「先帝已誤，陛下豈容再誤。」太宗之意遂決，復召寇準言曰：「朕本意欲與神器付八王，爭奈八王不受。欲付元侃，卿言何如？」准拜賀曰：「萬歲萬歲，臣為天下得君慶矣。願陛下不必再問外人，須早立之。」太宗又謂八王曰：「朕沒之後，卿宜丹心啟迪汝弟。今賜鐵券、免死牌十二道，若遇亂臣賊子，卿即打死，毋得縱容。朕遍觀諸將，楊景忠貞，可付兵權，後當重用，不可妄加驅逐。」八王拜受畢，須臾，帝崩。壽五十九歲。時改元至道三年三月日也。在位二十餘年。有詩為證：

太宗經世政惟勤，二十餘年德及民。

可惜乾符私授子，至今人道悖君親。

太宗既崩，眾文武奉七王元侃即皇帝位，是為真宗。君臣朝賀畢，尊母李氏為皇太后，封王欽為東廳樞密使。謝金吾為樞密副使。進八王爵為誠意王。其餘文武，各升有差。自是朝廷軍政皆決於王欽之手矣。

卻說八王出朝，忽一人攔駕告狀，大叫伸冤。八王問曰：「有何冤枉？」其人哭曰：「小的是胡銀匠之子，日前新君欲謀千歲，召小的父親入府打造鴛鴦壺。其壺打畢，被王欽謀死於府中。有此冤屈，無處伸訴，只得告乞千歲爺爺作主。」八王聽罷，怒曰：「那日我見其酒傾地火燄騰騰，心亦疑之。王欽果在筵中調度，這賊子好狠心腸！」遂接了狀，命左右取銀一錠，賞胡銀匠之子，復回駕入到偏殿。只見王欽正與真宗議事，八王向前奏曰：「臣適出朝門，偶有胡銀匠之子告王欽謀死他父。臣接得此狀來與陛下看之。」真宗驚曰：「王欽未嘗離朕左右，那有是事，兄王休聽小人言也。」八王曰：「為謀臣故，而及於胡銀匠，冤屈此人性命。但臣今事陛下，丹心耿耿，何聽讒佞，謀害忠良？且臣要居帝位，尚在今日？」王欽奏曰：「八殿下惡臣與陛下議事，恃為皇兄，故妄捏虛情來奏，欺壓小臣。臣既謀死了人，往日宣告先帝，何待陛下登位，始來相告？且世間那有這等膽大之人，敢向午門毀謗天子！」真宗未答，八王大怒抽出金簡，望王欽臉上一打，打著鼻准，鮮血長流，繞柱而走。八王亦繞柱趕之。真宗急救，言曰：「看朕情分，兄王饒他這次。」八王止步，指王欽罵曰：「若再為姦宄，壞我國家，活活打死你這畜生。」言罷，憤怒奏曰：「陛下休罪微臣，臣荷先帝囑付，今秉公除奸，實為陛下社稷計，非私情也。」真宗深寬慰之。

八王既出，王欽跪於帝前大哭。真宗曰：「八王顧命之臣，彼所言者，皆是實事。汝不應造言拆辨，朕尚不肯忤之，況於汝乎！今後當避之可也。」

王欽即謝歸府，跌腳槌胸，惱恨八王，思報其仇。遂修書遣人，星夜送往幽州奏知蕭后。說太宗已崩，新君幼弱，朝廷空虛，乘此動兵侵伐，則中原可得矣。蕭后得書，與群臣商議。蕭天佑奏曰：「雲川耶律休哥屢奏伐宋，今再乘其喪隙發兵，無有不克。」土金秀奏曰：「宋太宗知人善任，守禦邊庭之士必是智勇兼全者也。今若因王欽一書，即便伐宋，恐難取勝，虛費錢糧，臣思付必先探其兵之強弱，才不誤事。」后曰：「卿言將何以探之？」秀曰：「麻哩招吉之槍法，麻哩慶吉之刀法，與臣之箭法，極精無右。臣等願舉兵於河東界上，娘娘遣人齎書約宋與臣等觀兵。宋人若能抵敵，則遲遲進兵。否則即動兵伐之矣。」蕭后大喜，遂修

書遣人賚往汴京。

遼使至汴，侍臣引奏。真宗展書看之：

大遼太后蕭致書於大宋皇帝陛下：茲聞有喪，關河阻隔，賂賻未施，奈何奈何。近締盟好，千載盛事，今不觀兵，徒為虛文。故遣駕下三臣，駐劍晉陽，期與會獵一番。慶乎兩國之情相通，而四夷聞風懾服。謹此訂約照鑒。